

黃帝內經素問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二

黃帝內經素問目錄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秋閣判卷聞檢院上護軍林億

第一卷 上古天真論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 生氣通天論三 金匱真言論四

第二卷 陰陽應象大論五 陰陽離合論六 陰陽別論七 五藏別論十一

第三卷 靈蘭秘典論八 六節藏象論九 五藏生成篇十 五藏別論十一

第四卷 異法方宜論十二 移精變氣論十三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板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第五卷 脈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三部九候論二十

第六卷 玉機真藏論十九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第七卷 經脈別論二十一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真邪論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大陰陽明論二十九 解熱論三十

第八卷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第九卷 瘧論三十五 刺瘧篇三十六 氣厥論三十七 效論三十八

第十卷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論四十一

第十一卷 風論四十二 痺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十二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脈解篇四十九

第十三卷 刺要論五十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五十四 長刺節論五十五

第十四卷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論五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第十六卷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第十七卷 經論六十二

第十八卷 繆刺論六十三 四時逆從論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目錄

第十九卷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第二十卷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第二十一卷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七十二

本病論七十三

第二十二卷

至真要大論七十四

第二十三卷

著至教論七十五

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

第二十四卷

陰陽類論七十九

方盛衰論八十

解精微論八十一

微四十論
七十八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八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雜合真邪論

通評虛實論

長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寶命全形論第二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名刺禁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眾庶盡欲全形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痛莫知其情留淫日深

著於骨髓心私慮之新校正云按大素問作患余欲鍼除其疼痛為之奈何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行日深邪氣襲

虛故者於骨髓帝於不度故請行其虛故者於骨髓帝於不度故請行其虛故者於骨髓帝於不度故請行其

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馬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

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臟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

若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者不止也絃絕者其音嘶敗陰囊當泄而脈絕

易舊聲兩何者肝氣傷則肝氣傷則金木缺木敷者其葉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

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其言音嘶頓木敷者其葉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

曰藏真散於肝病深者其聲啞啞謂聲濁惡也肺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

胸以納赤餅也此則胸可啟之而取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里病內漬於肺中故毒藥無

病矣以三者謂脈絕脫肺葉發聲濁啞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里病內漬於肺中故毒藥無

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新校正云詳歧伯之對與黃帝

所問不相當則按大素問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液絕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啞人

云言欲知其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器中津液絕於外血氣爭異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

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啞滿深病之候人有聲嘶同三譬者是為府壞之候中府壞者

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針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注義方與黃帝上下問

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得也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

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涉於不仁致慙於黎庶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

物成於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應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

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氣恆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知萬物者謂之天子

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也

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
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
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
月內所以至十二經絡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寒暑有或衰
多少之殊故人能以能經
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
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
不能敗也
地陰陽之道而情養者
虛實應天美暑也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敗也
地陰陽之道而情養者
虛實應天美暑也
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敗侮而奉行也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吐吟至微秋
聖在日存謂存心達謂明達去謂去吟謂吟數秋是在目者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
鬼靈能名造也
新校正云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大小日有長短萬
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吐吟敢問其方請說用意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
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
故鐵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
知之也
言鐵之道有苦高懸示人郭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故之不務於本而榮乎末莫知
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
新校正云
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
鐵之妙飽食終日其能知其妙益又大素作飲食一曰治神專治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
揚上善云存生之道如此道然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為神主故皆名神欲為鐵者先須治神
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林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憂愁不解則
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魂不傷肺得無傷夏無難也無感怒者則志不傷
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
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職則其壽延遐算也
二曰知養身
養

已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鐵者應我知彼用外調之害即內養神也
資慈想以愛人身
塵勞而不適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鐵布養
形之極也
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許王氏之注專治神養身於用鐵之際其說甚快不若上善之說
為優者以此五氏亦不專用鐵之際則下文
三曰知毒藥為真
正藥攻邪順宜而用
四曰制砒石
小大砒石者以
知毒藥為真
以此五氏亦不專用鐵之際則下文
三曰知毒藥為真
正藥攻邪順宜而用
四曰制砒石
小大砒石者以

鐵故不舉九鐵但言砒石三鐵石其貴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鐵故名之
鐵石言工必礪鋒利制其
法有三名一鐵石二砒石三鐵石其貴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鐵故名之
鐵石言工必礪鋒利制其
小大之所宜東方之人名瘰癧聚結故砒石生於東方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
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
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名瘰癧聚結故砒石生於東方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
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

血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刺精知多少則補為萬全
五法
俱立各有其宜則應
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取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
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隨應而動言其功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是之隨形響

俱立各有其宜則應
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取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
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隨應而動言其功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是之隨形響

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隨應而動言其功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是之隨形響

隨應而動言其功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夫如是之隨形響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其精神散無動亂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先定五藏之

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眾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謀此

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氣使同於己也故下文曰可玩往來勿施於人其類也新枝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

者誤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問不容曠人其類也新枝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

雷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新枝手動若務鍼擢而勻其動靜用鍼心動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

正云按甲乙經曠作曠全元起本及大素作新枝手動若務鍼擢而勻其動靜用鍼心動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

而勻謂鍼形光靜義視意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新枝正云按入正神明論之變易論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

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為其象也新枝正云按入正神明論之變易論雖且鍼下用意精微而

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感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

冥冥見其鳥鳥見其稊稊從見其飛不知其誰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而為信亦

不知其誰之伏如橫弩起如發機靜其應鍼也則起如發機之迅疾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橫弩起如發機

然其虛實豈留呼之間而可為準定耶虛實之形何約之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數而為約

勿失無變法而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同然其補瀉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

如握虎神不外營焉新枝正云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

隆至鍼下熟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手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

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先左右視也

八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新枝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又與大素知官能篇大意同文勢小異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令何法何則則畢也約也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辰之行度日月星

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候日月星辰者謂候日之寒溫八月之空

分應水漏刻者也畧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宿上則知人氣在大陽否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分矣細而

善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刻半日之度也從畢至心亦十四宿水下五刻終日之度也是故從房至

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大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以刺經脈調虛實也故應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是故天溫日明則入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不可灸刺也新校正云按八節風朝太乙見天元玉冊中

滯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泣謂如水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

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留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血凝泣而天溫無疑血

液而氣易行也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時也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

之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血氣弱也新校正云按全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

正立待氣至而調之也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元起本藏作減藏當作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

留血命曰重寶絡一為經誤血氣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

起氣失紀故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制謂制度言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

分人氣行一周天凡一千八分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合漏水百刻都行一百八十分以分晝夜也

故入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

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

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細而言之則常以二十周如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

奇分蓋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新校正云詳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謂八

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北方山風東南方弱風西南風謀風

西北方折風也虛邪謂乘人之虛而為病者也以時至謂天應大乙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而至者也

風朝中宮義具天元玉冊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四時

所在者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觸胃虛邪動

傷真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經曰聖人避邪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真氣也

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氣以虛感虛同工候救之弗能傷也候知而止故弗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人忌於

天忌犯之則病故不可不知也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令者

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候氣不差雖形氣學衛不形見於外而工以日

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心神明悟獨得其感候焉善惡悉可明之新校正云按前篇乃寶命全形論以日

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學尤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工所以常

以心神明悟獨得其感候焉善惡悉可明之

神通明也。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法者故可傳後世後世不絕則應用通然而

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工異於庸者以視之無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髮髯言形氣榮衛不形於外

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知其形。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以上

工見其萌芽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

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義備離合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

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三部九候為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

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

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乃行焉。出則血氣流行矣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行謂宣不行之

謂移未復之脈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鍼入至血故員與方非鍼也形正謂行移之義也故養神者必知形

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

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天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神謂神智通

可岐伯曰。謂言形乎。形目冥冥。聞其所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

曰形。外隱其無形。故目冥冥。而不見內藏。其有緣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

其表也。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

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且。不聞言神。雖內融志也。目明心慧。然謂清爽也。悟猶了達也。慧然獨悟。口弗能

言者。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者。數見之異。速也。言與眾俱。視我。忽獨見

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則其旨惟博其知編遠矣故曰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

離合真邪論篇第二十七。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黃帝內經。卷八。離合真邪論。

三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

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焉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

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

經脈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瀆水渭水湖水沔水汝水江水淮水漯水河

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膽足太陰外合於脾足厥陰外合於胃足太陽外合於瀆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

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手足內屬於肺手太陽外合於瀆水內屬於心也手少陰外合於瀆水內屬於心也

地溫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湧而隴起亦應之

邪之入於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

行於脈中循循然循循然順動絕言隨順經脈之動息因循呼在陰與陽不可為度以隨經脈

九候卒然逢之早過其路即謂過路既絕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過當按而止之其至寸口中手也

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大謂大平常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

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按此一段應在循循然下當從之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為故候呼引

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

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曰寫曰迎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

氣得泄補之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寫如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故而出之排陽出鍼疾

門為之則經脈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

動也大氣謂大邪之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抑而下之

通而取之外引其所以開其神捫循謂手摸切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故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而按

法也外引其所以開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經按之外引其皮令當應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礙其神氣存此

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王引謂經論文令詳非本論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為故呼盡內鍼亦同吸也言之

之文傍見甲乙經鍼道篇又曰已下乃當篇之文也

謂不以息之多數而使之去也。鍼經曰刺之而氣不至，無刺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如待所貴不知，謂也。無問息數以為，遲速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鍼出乃更為也。

曰暮論人事於候，其氣以至道而自護。經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其義也。所謂慎守當如下說。新校正云：氣也。暮也。

詳王引之，鍼經之言乃素問實命。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正言全形，謂神氣復存，候吸引鍼，大氣不泄，補之為義。帝曰：候氣奈何？謂候可取。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

斷可知焉。然此大氣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帝曰：候氣奈何？謂候可取。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而不入於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於經也。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

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二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三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四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五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大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氣在陰分則陰分獨盛。夫見獨感者，使謂邪來以鍼寫之，則反傷真氣，故曰真經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之，謂也。則深譏也。故曰其來不可逢，故曰候邪不審。

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邪氣復至，經氣大虛，故病病蓄積，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已隨經脈之流去，不可追，追召使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

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真氣。視有血者，此邪新客，澹澹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逆而刺之，溫血也。邪之新客，未有定處，難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刺之。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留止也。若不出，盛血而反溫之，則邪氣內感，反增其害。故下文曰：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真邪以合，波龍起不候之，奈何？岐伯曰：審辨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感者寫之，虛者補之，不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於陰分而刺之；氣之在陽，則候其氣之在於陽分而刺之。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候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氣尚未，誅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真不可復用，實為虛以邪為真，用鍼無義，反為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為逆，禁衛散亂，真氣

黃帝內經

通評虛實論

卷八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通評虛實論

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天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識非精辨學未該明且亂大經又為氣賊動為殘害安可久乎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改正絕人長命非惟昧三部九候之為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殞絕其生靈也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法必然

通評虛實論篇卷二十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帝曰虛實何如言五藏虛實之大體也岐伯曰氣

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非時謂年直之前後也當時謂正直之年也餘藏皆如此帝曰何謂重

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

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脈急謂脈口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

久也物之生則滑利物之死則枯濇故濇為逆滑為從從謂順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

尺寒也秋冬為逆春夏為從治主病者春夏陽氣高故脈口熱尺中寒為順也十二經十五絡各隨左右帝曰

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秋冬陽氣下故尺中熱脈口寒為順也帝曰治此

者奈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以陰分主經絡陽分主經絡帝曰何謂重虛此反問前重實也岐伯曰脈

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言尺寸脈俱虛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此少一虛字多一

為重虛是脈與氣俱實為重實俱虛言尺寸脈俱虛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此少一虛字多一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

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動脈動無常非也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動脈動無常非也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動脈動無常非也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動脈動無常非也

滑則生濇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言氣熱脈滿已謂重實滑則從濇則逆令氣寒逆從何如岐伯曰實而

滑則生實而逆則死逆謂濇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以逆為濇大非也文曰脈實滿手足寒

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大畧言之夏手足寒非病也是夏行冬令夏得則冬死冬脈實滿頭熱

之是病故生死皆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移續於此舊在後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

皇甫士安嘗移附此也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 形盡滿謂四形輪

令去後條移從於此 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 形盡滿謂四形輪

云按甲乙經 大素濇作滿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帝曰何謂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

寒也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謂如懸物之動也 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 善云足溫氣下故手足寒氣不

下者逆 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息肩者脈實大也 緩則生急則死 謂如強張之急

而致死 帝曰乳子中風脈緩則生急則死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為榮氣在故生也 帝曰

非往來之緩急也 正理傷寒論曰發則 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 為榮氣在故生也 帝曰

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沉則生脈浮則死 陰病而見陽脈 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弦絕則死滑

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澀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 肝見庚辛死心見

死野見戊己死脾見甲 帝曰癩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己脈小堅急死不治 按小堅急死不治 新校正

云按藥元方云脈沉小急者 帝曰癩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 證故反帝曰消瘴虛實何如岐

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瘵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 新校正云詳經言實大

治又按巢元方云脈數大者死細小者死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形度具三備經筋度脈度骨度

浮者死又云沉小者生實大者死 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 並具在靈樞經中此問亦合在

此經篇首錯簡也一經以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猶

急也 閉塞謂氣亦非也 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猶

之門戶閉塞也 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 冬月雖氣門閉塞然癰疽氣烈內作大膿不急寫 癰疽不得傾

時回 所以癰疽之病冬月猶得用鍼石者何此病傾瀉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痛與纓

脈各二 陽明脈謂胃脈氣戶等六穴之分也 經脈亦足陽明脈也 近纓之脈故曰纓脈 纓謂冠帶也以有左右

故云 按癰大執刺足少陽五刺而執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 大骨會肩也謂肩貞

新校正

善云足溫氣下故手足寒氣不

謂如強張之急

為榮氣在故生也

帝曰

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謂取足少陰俞外去脊椎三寸兩傍穴各五痛也少陰俞謂第十四椎下兩傍脊之者數霍亂刺俞傍五霍亂者取少陰俞傍志室穴新校正云樓甲乙經云用員利鍼刺已如食頃久立已必視其經之過於陽

穴也刺驚癇脈五謂陽氣在膝上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終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

三鍼經太陽謂足太陽也手太陰五謂魚際穴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經太陽五謂承山穴在足脛腸下

陰者足陽明文者謂解經穴在手太陰上陽者謂支正穴在腕後同身寸之五寸骨上廉肉分間手太陽絡別走少

霍亂者各具明一者謂解經穴在手太陰上陽者謂支正穴在腕後同身寸之五寸骨上廉肉分間手太陽絡別走少

也暴厥而營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塞之病也消謂內消痺謂

高膏也梁梁米也癰謂足也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為消渴偏枯氣滿逆也逆者謂

道偏不得通泄也何者藏府氣不化禁固而不宣散故兩也外阻中入伏痾不去則陽氣內受為熱外燔肌肉

消鑠故留滯也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溼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于足則學急風溼寒勝則衛氣結聚

氣結聚則不可履也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

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然久厥逆而不下行則氣拂積於上焦故為黃疸暴痛癲疾狂氣逆矣

故頭痛耳鳴九竅不利也飲食失宜叶利過節故六府閉塞而令五藏之氣不和平也腸胃否塞則氣不順序氣不

大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黃帝問曰大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脾胃藏府皆合於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

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脾藏為陰胃府為陽陽脈下行陰脈上行陽脈從外陰脈從

陽明為貴大陰為虛秋冬大陰為貴陽明為虛即更實更虛也春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

夏大陰為逆陽明為從秋冬陽明為逆大陰為從即更逆更從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

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陽異位也故陽道實陰道虛是更逆更從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

陰受之是所謂或從外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藏則膜滿閉

塞下為瘕泄久為腸澼是所謂異名也故候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同氣相故陰氣從足上

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行而異故更逆更從也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

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脈於胃而不得至經

新枝正云按太素至經作徑至揚上善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徑至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於四支必因於脾乃得稟也

稟受也今脾胃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

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

肝主春心主夏脾主秋腎主冬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

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

約若於時也土氣於四時之中各於季終寄王十八日則五行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以終一歲之日矣外主四季則在人內應於手足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

新枝正云按太素作以募相逆胃外其位各異故相逆也而能為之行其津液何也

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噎故太陰為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

胃是脾之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為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為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

又復明脾主四支之義也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新枝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

願聞其故

前篇言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然陽明者胃脈也令病不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

也

岐陽書曰木起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

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惋熱內鬱故惡人耳新枝正云按脈解云岐獨開火帝曰其惡人何也

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

戶牖而處藏也陰陽相搏陽氣盛故獨開戶牖而處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總謂經脈滿謂五神藏所連藏則死者神去故也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

病反能者何也

素本也踰垣其稍異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

陽受氣於四支故四支為諸陽之本也新枝正云按脈解云陰陽爭而外并于陽

於常

陽明脈解

陰脉布胃中絡於嗑故腹滿而嗑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脉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

受之厥陰脉循陰氣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死猶

言精氣皆歸也是故其死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邪氣漸退經氣八日陽明病良身熱少

愈九日少陽病良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

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大氣謂大邪之氣也是故其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

各通其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正理傷寒論

脉沈細數病在裏可下之由此則雖日過多但有表證而脈大浮數猶宜帝曰執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邪

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而脈細沉數猶宜下之正應隨脈證以汗下之帝曰執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邪

遺之在人也岐伯曰諸遺者執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良而執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執

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蓋其虛實而補帝曰病執當何

禁之岐伯曰病執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是所謂戒食勞也執雖少愈猶未盡除脾胃氣虛帝曰

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

滿論云煩滿而渴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謹言謂安謬而不次也新三日則

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死六日巨陽與少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少帝

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

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以上乎氣海故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

當與汗皆出勿止此以執多少或衰而為義也陽熱未盛為寒所制故為病曰溫陽熱大盛寒不為制故為病

本在奇病論中王氏移於此楊上善云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冬傷於寒甚者夏至以發發為暑病

刺執篇第三十二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肝執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執肝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不通執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

去頁 卷九 熱論 刺執

躁不得安卧經絡雖已受熱而神藏猶未納邪邪正相薄故云爭也餘爭同之又肝之脈從少腹上使胃貫膈

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肝主木庚辛為金金剋木故甚死於刺足厥陰少陽厥陰肝脈其逆則頭痛

員員脈引衝頭也肝之脈自古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執治於物者

謂心病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執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手少陰脈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

安胃其支先不樂數日乃執故頭痛員員然脈引衝於頭中也員員謂似昏也

氣逆則主癸死心主火壬癸為水水滅火故甚死於壬癸也丙刺手少陰太陽少陰心脈太脾熱病者先頭重

煩痛煩心煩青欲嘔身熱脾出大脈迎於鼻交頰中下過鼻外入循髮際至額顙故少頭重煩痛煩青也脾之脈

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馬快咽故煩心欲嘔而身熱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云脾熱病者先頭重煩痛無煩青二字也熱爭則腰痛不可用倪仰腹滿泄兩

頷痛脈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下口循腹內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脾氣街者腰之前後腰痛也脾之脈

大汗氣逆則甲乙死脾主土甲乙為木木伐土故甚死於甲乙也及刺足太陽陽明太陰脾脈陽明胃脈新

篇云病先頭重煩痛煩心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倪仰腹滿兩頷痛其暴泄善飢而不欲肺熱病者先泚然

食善噫熱中足清腹脹食不化善嘔泄有膿血若無熱所出先取三里穴後取太白章明肺熱病者先泚然

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肺主皮膚外者於毛故熱口中先取三里穴後取太白章明

喘欬痛走胸膈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居膈上氣主胸膈復在變動為動又藏氣而主呼吸背復

頭痛不堪令出而寒故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肺為金丙丁為火火燥金故甚死於丙丁也庚刺手

大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其絡脈感者乃刺而出之腎熱病者先腰痛脘痠苦渴數飲身熱肩膊內挾脊

抵腰中又腰為腎之府故先腰痛也又腎之脈自膈入腹中循脊下足心出於然骨之下膈內蹠之後別入

下執不效言勝脫之脈從膈入腹中循脊下足心出於然骨之下膈內蹠之後別入

也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腎主水戊己為土土剋水故甚死於戊己也壬癸為水故大汗於壬癸也刺足少陰太陽少陽脾脈諸汗者